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八十五

宋　呂祖謙　編

序

重修說文序　徐　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葢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

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絶譌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説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

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為竒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歴中李陽氷篆迹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為不妄矣於是刋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氷之新義所謂貴

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説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説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脱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説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

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髙文大册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奥不可周知陽氷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

久今並以孫洒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氷谷謹上

贈麹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

乎子之琴有似於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
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
希於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於今矣
尤人乎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於東郊
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貴矣又何外
尤於他人乎始自求於人令知己之為過也棄俗尚而
專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
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

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於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於外也誠乎己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摶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

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下位去六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言四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位形五十下位形六分而為六五位六五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坤用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九八六之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更无外數添也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

其六亦見二十四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下覆載之中運四十九之數為造化之用也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去三統地二地四幾九為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位則不成卦體是無中正不為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為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畧述其梗概焉

奕碁序

宋白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奕之事下無益於
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
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于以見興亡之基枯
棊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奕人之說有
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
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
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
者為下勢之道寛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

中懸絶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連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刼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决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

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畢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述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

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連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絶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刼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覇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為首得湯武之訣者為心得秦項之計者為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衆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寛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衆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於怠志而驕心泄機

而忘敗非止圖棊將規家國焉故曰奕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為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為日覽之書資於日

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為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録為御覽令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録集或附之逐篇悉未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即嗣

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羲軒之上

留别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於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徵想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於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强媒茍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曁子忝官聿來南

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惣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輿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懵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謡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貺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為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恒態豈若出直言以誡之垂有益以

喻之使敏中于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偽以復古則可矣將逮於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况某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為蠹螸面作狐狸縱戴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

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顧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嘘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

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藴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後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

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葢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為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曁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修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

言己之可為耳言而必從豈己之所能哉茍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己當公而輔之不賢己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為人佐遂能無

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彊出白黒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茍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賔接僚屬當奬正

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浹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

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鈌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輙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寳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

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

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益徃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

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劘滅讀無甚

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録為別本與隴西李之

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

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

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茍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

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

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畀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

斷電掃王畧載清綿蕝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即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既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汙皺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綉采綷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褫去其制樸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祝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壥篆石仙閭薶牲汾雟溯順風訪道逿寀歷上陵廵祭便蕃威容震

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别録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内侍畫郊丘仗衛緘在秘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拱己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緯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

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
臆度而遽數哉粤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
是時臣克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友僕奉車承被顧問
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
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盍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
著為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兆有小異不
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
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横幅其軸纖悉無漏合丹青而不

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嘻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為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葢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右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内省副鑒監逮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

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為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親改之元初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荐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部之餘為官注一家之說爾

輔弼名對序　　劉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

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

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偽咨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葢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竒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畧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顔竊不忖揆

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摭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年之問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闗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行本末具載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為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為申明并目録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録之又有虚論浮談譏

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且太史吴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採章疏不能純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踈間之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致虚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間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歴朝專採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于芻蕘無棄顓頊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劉　牧

我國家以仁策馭有比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
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覩
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
兄之讐而壯者不識戰鬭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妝言
邊防事云兩河間吏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
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鄙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
畜健馬乾食絃至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
為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

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内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縁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内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

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
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馬山者獸檴存
焉為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
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
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
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為生智
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知遇之徒

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讙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具腰舟設獸檴者笑之

宋文鑑卷八十五

宋文鑑卷八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

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以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

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

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

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

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

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録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窒塞則遂

瑩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逺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隷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寳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逺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為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

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

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

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見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輙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得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

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禽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歳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葢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

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敝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葢欲修法度矣予時雖

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子方與修祖宗故事入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廹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

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益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修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

周周之室盖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葢自文至

頌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唐曹鄭陳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

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為
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
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畧準鄭
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
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
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也司馬遷謂古詩三千
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
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

之令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歷兵録序

宋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鈌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縁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

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晚
周力分諸侯其獘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
衰權假強臣其獘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邪峙而立
唐季亂生置帥其獘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逞糜潰而爭
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
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
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馬卒之銳而
剽者充之或挽強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

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隷馬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隷馬人之遊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才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輙補歲一閲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

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
下者也慶歷五年令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
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
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鈎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
禁兵民兵兵録五篇合羣曹所分摘諸條所隱彙而聯
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
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歳列廢置月比耗登
披文指要坐帷而判益簡稽之决要蒐乘之總凡録成

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别録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雖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歳擢貳鉉台𢇁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録汔元毋迺備志大夫藏家者唯吳齊著目唐季兵燬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

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躂舒光翊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暢伊延閣廣内幽經祕篇固殫見悉索之中刺辨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劉去五千餘猶淺末標剟名臣舊俗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如世書尚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蘊斷蝕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

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抉私褚外内經合道
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凡櫶題袠絫
准昔模緗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
長行後學之别歔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
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勿治彙蒙譏輩冠蓋八
棐繫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為勢奪毋為賄遷書用二
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四都
履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

賞之自後日紬績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按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送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鏄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

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改由安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

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𠭊𠭊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宋文鑑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八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序

皇祐會計録序

田　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歳之豐寡謹出入之式法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

斡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戸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盭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玆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戸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丕享海内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興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歷中夏戎

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耒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廕倒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踈聲玩外簡遊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節嚴禦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檻朱綠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楫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攸同請繕飾上面諭曰此實無用可一毀之勿橫費也臣以斷纔小淬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顯以安

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内府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譴誠為幸哉必欲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巖廊論之非有司之事臣材策闒短久當大計雖内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内外之盈虚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録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録六

卷一户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禄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凖精要者采緝之冗醲者删除之如謂所録郡縣疆里復以宫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别為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彦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鋭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

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禀進即悉趍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鈌誤轉稱為衙唐自開元至五代聞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奸雄歛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趍擯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

明州漢之鄮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濵海洋羣山聯屬田塉且瞌鱻𪊶錯出居人呰窳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産視它郡爲瘁典吏乘隙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彦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獘數端悉條列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爲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輙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别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

加佗曰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内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乆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

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

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其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益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

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徳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絶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思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畜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

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盖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閫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傑儒勇士務刺擊爭鬬以强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

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聞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决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兹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

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

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决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

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置則移而讞之衆皆可馬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絶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

速致而均被者葢其所闕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

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强弱富貴勤墮寃隱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黄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為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令之為縣從可知矣故子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為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寘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

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

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
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
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
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葢務
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傳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
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
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
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

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上人行于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其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娭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

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
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
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
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
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
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
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
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紀

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餘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乆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

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逺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

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録與書兼采諸家著録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

實録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厯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為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

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懐其時則謂之志感於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詩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

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删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戚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

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内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

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葢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

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情欲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如其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

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畆則以畎畆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髙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

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賔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賛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熈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

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亦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
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
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慱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宫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
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
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
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
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
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
年此乃令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
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

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遂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隣人不平而詈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

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禄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禭多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隣縣由隣縣以

達四方使民間皆去獘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亭所為以傳於世庶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

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慕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

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克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克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子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時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

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剥缺訛朿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

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

不以吾說而廢否

宋文鑑卷八十七